

道備矣古者聖王之爲治也密其憂民也深非唯求理於一時直欲爲法於萬世自道志至名分皆聖人致治之迹也施之天下而效有淺深見之事爲而政有治亂者爲聖賢之指不明道德之歸不一學者徒責已陳之芻狗治其致而妖異興焉各得一端而自以爲大全無異指蹄迹爲東海也天地之大美非道不能備神明之形容非德不能稱彼自爲其方者詎能造於是乎結章數語言意激切有以見南華用心猶夫子時哉之歎。有爲不可加爲下當憂爲字欲爲應是欲爲詳文義可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四 傳七

武林道士 褚 仲 學

天下第二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墨者墨翟禽滑釐開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沈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濮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末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較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澹洪

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索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非無版脛無毛沐甚雨柳疾風置萬國高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藁榻爲衣跣躄爲履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矯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郭註勤儉則瘁故不暉然財有餘故急者備太過太循不復度東所能也物不足則關今百姓勤儉有餘故以關爲非不怒但自刻既自以爲是欲令萬物皆同已先王則恐其群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

得也。毀古禮樂，嫌其侈靡，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為之太過，雖欲饒天下，非所以為愛也。獨成墨子道，而非道德，不類萬物之情，其道敵而無間，使人憂悲難行，不可為聖人之道。聖道使民各得性之所樂，則天下無難矣。故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墨子徒見為之形勢而未觀其性之適，謂自苦為盡理，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於墨之中，又相與別。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皆願為之主，以係其業，意在不侈靡而備世急。所以為是為之太過，則非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故為治之下，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求之，不得世無其輩，枯槁不食，所以為其好才士而已，非有德者也。

子特見其備世之急，遂以為常，所謂得一而察焉，自好非可與人同也。自作為非樂，至博不異，皆為之太過，已之太備者也。先聖禮樂有節，喪葬有儀，今乃生不歌，死不哭，不同先王毀古禮樂，其儉薄如此，非特不愛人，亦不愛己矣。墨子本以汎愛兼利為心，而不察人之不堪，甘其苦而為之以約失之者，鮮則未敗。墨子道也，哀樂人所不免。先聖為之節，文墨子使之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人情乎？生動死薄，使人憂悲。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而墨子為之太過，不可謂聖人之道。已雖能任，奈天下不堪，何其去王道遠矣。昔禹遭洪水，其勞至於此，所謂備世之急者，墨子以為常，然則非也。夫勤勞備世之意，則是為之太過，天下不堪其行，即非特使後世學者自苦，以相進而已。勤儉固難為，而墨子優為之，真天下之好求之，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疑獨註大道，既喪諸子，繼出有若墨翟滑釐者，有若宋鈞尹文者，其終若患施之徒。

相辨以數十言，莊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墨教勤苦儉薄，以逸樂侈靡為非，故使數度不暉，而以繩墨自矯，足以備世之急，而財用有餘，故墨翟之徒聞風而悅，終為之則太過，終已之又太備，生不歌，故為非樂，以節用為道，故死無服，其道使人各足而非關自刻，故不怒好學而使物同己，故博不異，生勤死薄，毀古禮樂，不與先王同也。自黃帝有威，他至周公作武，明其生不歌之非，自古之喪禮，至士再重明其死無服之非，末敗言其終於敗也，使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類乎言，獨誰成墨而違萬物之情變也？其道大敵，使人難為，其去先王也遠矣。蓋先王與民同患，其道本諸人情，非期於難行，欲使天下皆如己也。昔禹澠洪水，決江河，親操耒耜，沐雨櫛風，其勞形天下也。如此後世效之，以自苦為極，夫為之道非墨也。流習之弊，則有所謂墨相里動至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分別同學，而異趨也。以辯相訾，以辭相應，以最能

辯者為聖人願為之尸其傳業也墨子之勤儉備患則是過於自苦則非言亂則居其上論治則居其下真天下之好求其比類不可得墨子才近禹而道遠於禹所以不能無弊止於一墨而已

碧虛註墨氏之教不侈靡不暉耀勤儉屬已救世之急但儉當太過已能循而眾難遵非樂節用生惡免薄可謂大拂人情然而汎愛近仁兼利近義非關近禮不怒近知又好學而廣尚同則亦異乎流俗也其與先王不合者毀古禮樂為特甚自咸池至作武及棺槨之重數皆古禮樂也墨子則生不歌汎絲竹乎死無服汎珠玉乎以此自行固不情以此教人亦太忍終不免倍謫無倫之弊人之歌哭笑樂發乎本情令一切非而去之與世情不類矣枯骸無潤使人憂悲煎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任既不合天下之情去王道遠矣墨子宗禹勤儉故稱其治水之功九滌天下之川謂九州之川滌除無壅腫無版至置萬國皆載

其粗迹未造妙本而後世效之以自苦為極至有割肌膚斷肢節以徼福者此又學墨之弊也相里勤之徒末敗墨子道者也以辯博論大者為師遂至清談好勝之弊以勤儉備急則是以憂苦教人則非後世效之亂之上也治何望焉然而好學勤篤無對於天下強學立志教伴仲尼亦才士之美者也但所行失道德之正耳

腐齋云不教後世以侈故不飾麗萬物不以禮樂度數為暉華拘束其身以矯世欲天下之用有餘主於儉以足用言世人以衣食不足故致爭亂也後之學墨者遂抑過太甚非樂節用墨子為名以鬪爭為非不以怒為道博不異者廣其說而尚同教人愛已兩失其道不近人情故曰不類大穀猶大朴其行難為也逆天下之心而墨子獨安之既不合人心非可以王天下墨子稱道至形勞天下也如此述禹之功績九誦同鳩鳩工而難治之奇偶本異而曰不忤此強辯之辭巨子墨學之大成者求

之不得言無復有斯人雖極其枯槁而為之不止可謂豪傑之士矣

不侈靡於萬物不暉耀於禮儀勤謹節儉以備世人之急此禹行之見於世者墨翟滑登聞風而悅遂至為之太過而勤苦難行體之太循而枯槁無類作為非樂節用以教天下生不歌死不服即非樂節用之見於行者也汎愛所以兼利非鬪所以不怒亦不失為賢厚也好學務博觀人同已則心猶好勝未能克去其私至於毀古之禮樂則非獨悖乎聖典亦拂天下哀樂之情強民以難從人已俱不愛矣由是知墨子之道終於敗不可行於天下後世也當歌不歌當哭不哭其於人情不類矣生勤死薄苦骸憂悲逆物情而人不堪其去王道遠矣墨子又稱大禹治水之功勤勞若此使後世學墨者必以自苦為極而欲力扶其教殊不知禹當洪水之變父殛而功不成是又變中之變遂刻苦捐軀嗣

成厥績非可以為常也以處變之迹施之於常無異病已而鍼灸徒增瘡痍不智孰甚焉相里勤之徒又稱別墨爭相皆辯推其業成者為聖人巨子猶儒家云碩儒皆願繼其後至今不決此自是一段言當時墨學之中又有分別墨程禽滑釐再續前語其為人之意則是教人自苦則非致亂則居首致治則下術也然而墨子真性所好天下莫及卒以立教於當時固非聖人之道亦可謂才士也夫昔孟子開揚墨以為非聖人之道峻辭而力拒之若不共戴天者有以見術道之切南華又詳述墨氏之行事與其源流申言其疵弊而不廢其所長可謂公論而存恕議不及楊氏意在其

中矣墨學大為揚學老聃皆出聖人之門學有所偏耳猶師商同學於夫子有過有不及此揚墨之茅蘄也故學不可不謹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

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眇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殺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殺兵為外以情欲寡淡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郭註技逆也畢足而止不望有餘華山上下均平以表其行別宥萬物不欲令相犯錯強以其道臨令合調令和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見侮不辱以活民為急救闕寢兵所謂眇調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眇調之理然也見厭強見所謂不辱

不因其自化而強慰之則其功太重請置五升之飯明自為太少也宋鉞尹文稱天下為先生自稱弟子日夜不休以為民謂民亦當報已圖傲乎揮斥高大之貌不為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所以為救世之士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味曠也

呂註不為俗所累不求飾於物推誠以及人在醜而不爭願人安養而不求餘其心有不然則以為垢而洗之是以此白心也夫物之紛爭由於交侵而苛急別而宥之乃所以息紛爭而願安寧之道心之為物無所不容則宜無所爭也二子語其容而行之以眇合歡以調海內是謂心之行欲置之為主推而宗之自見侮不辱至強聒不舍此所謂調眇之道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然為人太多為已太少此二子所以不合於是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必不至於圖傲乎救世之士而不我顧則我必得活不以饑死為憂其行適至是而止

過此則非二子所知謂其不聞道也

疑獨註若夫與世俗脫而無累於物任而不飾於人安而不苛於眾順而不伐願天下安寧畢足而止宋尹二人其道小異於墨故繼之墨翟之後言其流風末世尚有如此者故開風而悅之華山之冠宋尹以此表其行接萬物以別宥大小為始聖人之道則物我同體而無所別大小同區而無所有所容以其迹所行非其心二子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其意願天下之安故以聊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為主與皆願為之尸意同自見侮不辱至強聒不舍皆自任之過上說其君下教其民有以見為人太多見侮不辱至於置五升之飯而足見其自為太少圖傲放大而以救世為事也夫能仁而不能變不足以立義二子於仁為過而於義不及君子不為苛察言必自出其力苟為無益於天下而察之不如其已言必欲救世也外以發兵戰內以寡情欲其精粗小大雖不同所行至是

而止耳

碧虛註無情故不累朴素故不飾直道故不苟因任故不伐願天下安活而不過養明白此心如星而已華山之冠以表心之堅正治如頂之均平以區別賢愚寬宥與法為治本而言行不虧也法寬和則合民心宇內稱美樂推以為君矣忍辱止鬪使民不爭寢兵守慈民尚雌靜以此說天下使民必從而願其安活是為人太多也勤儉自苦請日置五升之飯猶推子先生寧已忍饑不忘天下是自為太少也我必得活哉言我思救人天必活我圖傲乎言不圖傲也豈圖奉傲為救世虛名而已不為苛察務克己也不以身假物力行以率物凡無益於天下者不為之外以不爭和調物情內以寡欲節抑己性事有精粗不同但去其非理者而為之斯治道之極也肅齋云飾猶自奉伎拂人情別宥猶在宥隨分自處為別寬闊自安為宥容謂體行謂用以和聊合人之歡以調一海內請欲

置之以為主也強聒不舍人厭聽而誇說不已日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猶不得飽弟子可知忍饑自苦日夜不休豈為久活之道蓋欲以此矯夫託名救世而自利之人圖傲謀矯之也猶豫讓曰吾為此至難所以愧天下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是也其說又曰不為苛察無爾我之辦事皆自為而不借人力以為助於天下無益之事明知其可為不知己之其學之大意欲人外無攻戰之爭內無情欲之滑至此而止耳

不累不飾則心虛而守素不苟不伐則務誠而和樂以此化俗接物普願安全既身不過享則不妄求多積自貽患害是為長安寧之道以此立教於天下明白本心而無隱情宋尹聞風而悅繼行其道華山之冠以表行之方正均平其接物以別善類有惡蒙為本則必不趨乎惡亦足以厚風俗興教化但行之有弊不若聖治之大全而可久也心之容

猶云手容足容言其動止氣象心之行
 言其注措設施大槩以本心之善見諸
 行事和調海內不關不怒善安足養而
 止此語有惠而不知為政之意當其中
 欲置以為主願遵承其教也耐辱救關
 寢兵止戰皆守柔不爭之義強聒強見
 必欲人聽從其說請置五升之飯見其
 自為太少寧已饑而不忘天下見其為
 人太多日夜不休至於罷極而歎曰我
 必得活哉言我勞苦以救人造物必能
 活我也今世之苦行陀頭道者勤儉於
 己而周悉為人頗似之但不學無聞其
 弗及遠矣圖傲乎一向頗難釋諸解唯
 郭註近之此乃南華歎息之辭圖傲猶
 謀踈也言其恭廣不切事情二子欲以
 一己之力濟天下之眾而不度其難行
 也不務苛察是謂善者不借物以榮身
 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是謂善別也外行
 則禁攻寢兵使人各足而無爭內行則
 寡淺情欲律已不貪而無患事理雖有

大小精粗要其所行至於極言其
 不能躋聖人堂與所以止於墨學而已
 此段論當時墨家之弊其間語有主賓
 宜審詳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五 傳八

武林道士楷 傳勇學

天下第三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
 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
 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
 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不可故曰
 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
 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
 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謹骸
 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
 下之大聖推拍斲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
 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
 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
 磨石之陵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
 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惠無用知之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
 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